



蝴蝶杯

京 剧

范鈞安 吕瑞明 改編

北京宝文堂书店

前記

总督公子卢世寬率領家奴去遊龟山，因强买娃娃魚，縱犬將漁翁胡彥双手咬爛，并用皮鞭毒打。江夏知县田云山之子田玉川激于义憤搶救胡彥，失手打死卢世寬，不得已逃走。胡彥回船，因伤重而死。总督卢林亲到江夏县衙搜索，未获，又派兵围住龟山，追捕玉川。玉川逃到江岸，胡彥女儿胡凤蓮將他渡上渔船，时，追兵已到，凤蓮急中生智，指屍喊冤，斥退追兵。二人患难相遇，彼此由感激而生爱恋，以蝴蝶盃為聘，訂了婚約。当夜玉川过江逃走，凤蓮便持盃投县衙申冤。

卢林因搜拿玉川不到，約集布按三司会审，拟斬田云山以洩憤，田云山据理爭辯，布政司董溫也力持正义，更由于胡凤蓮闖入帅堂，痛斥卢世寬罪狀，卢林詞穷大为狼狽，三司便乘机令云山限期縛子归案，并由董溫收凤蓮為义女，权且收場。卢林也奉命出征。

田玉川逃到云貴边境改名雷全州，听说卢林出征，正想回家探望，适遇卢林被敌兵杀敗，陣前落馬，十分

危急。玉川见状不暇前嫌上前解救，并杀退敌兵。卢林因此获胜，便保奏玉川功绩，一同凯旋还乡。玉川回家探望双亲，忽闻卢林又因田云山辑兜逾限，派校尉前来捉拿，玉川不肯再连累父亲，坚欲自首公堂，与卢林辩理；田云山无奈就和他一同投案。凤莲闻讯也急忙赶往帅府。

卢林齐集众官大开庆功宴，及至玉川投案，才知立功小将就是杀子仇人，不禁大惊，但最后仍欲将玉川问斩。玉川父子据理争辩，众官经董温说明利害，也力主秉公而断，时凤莲闯进帅府，见状情急就要进京申冤，理亏心虚的卢林，瞻前顾后，杀赦两难，只好在众官说合下，听凭三司处理，拂袖而去。几经波折的田玉川、胡凤莲终于获得胜利而团聚。

这个剧本是中国京剧院文学组范鈞宏、呂瑞明改编的。改编工作是以后半部为重点，删掉了《逼婚》、《洞房》的情节，发展了老本的《试盃》，修改了《救卢》、《打子》，并改变了结尾收场，使田玉川和胡凤莲对卢林的斗争贯穿到底，正义终于取得胜利。关于前半部则是在梆子传统的基础上，参考了馬健翎的秦腔《遊龟山》以及其他剧种的改编本，按照京剧艺术形式，进行集中和加工，使之成为一个晚会可以演完的节目。改编本已经中国京剧院一团实验演出。

劇中人物

盧世寬 (丑)	家 鄉 (丑)	胡 彥 (末)
田玉川 (小生)	胡鳳蓮 (旦)	田云山 (生)
田夫人 (且)	田 明 (末)	盧 林 (淨)
唐 儉 (生)	徐錫恭 (丑)	董 溫 (生)
郝子良 (生)	姚大讓 (生)	中 軍 (副淨)
捧旨官 (小生)	番 王 (武淨)	四家丁
大形	四校尉	四刀斧手
四軍士	二番將	四番兵
院子		

第一場

卢世寬 (內) 小子們，帶路！

〔四家丁牽着虎犬，家鄉、盧世寬上。

卢世寬 (唱西皮搖板)

小子們架鷹牽虎犬，
前呼后拥遊龜山，
來在江邊用目看，
遊人不斷車馬喧。

胡 彦 (持魚籃上，唱西皮搖板)

卖魚來到龜山畔，

但愿多得几文錢。

卖奇魚呵！

卢世寬 什么人在此大呼小叫的？

家 郎 有一老头儿，吆喚着卖奇魚。

卢世寬 卖奇魚的？叫他过来！

家 郎 卖奇魚的！我們大爷叫你。

胡 彦 哦，是，是，是。參見大爷。

卢世寬 罢了，罢了。老头儿你卖的什么魚？

胡 彦 乃是一尾奇魚。

卢世寬 魚就魚吧，什么奇魚？

胡 彦 此魚人头魚身，名喚娃娃魚，世所罕見，岂不
是一奇魚？

卢世寬 呈上来，大爷觀看。

胡 彦 是。（以籃示盧世寬。）

卢世寬 （取魚看）唷！小子們！果然人头魚身，是个
娃娃魚。好魚！好魚！

众 人 好魚，大爷就該买下。

卢世寬 对，买下。——哎，老头儿，这条魚要卖多少
錢？

胡 彦 三貫銅錢。

卢世寬 我問問你：这条魚有多重？

胡 彦 三二斤重。

卢世寬 三二斤重，就值三貫錢？

胡 彦 有道是：“貴人买貴物，何論价高低”。

家 郎 倒是两句好話。

卢世寬 对，两句好話。来呀，賞他三百銅錢。

胡 彦 哎呀，三百錢如何能卖？太少了，不能卖呀！

卢世寬 什么？不能卖？

胡 彦 太少了啊！

卢世寬 真是瞎眼的老狗！給你两个錢，那是大爷賞你的臉！

家 郎 这不結啦！听我告訴你：這是我們總督府的公子卢大爷，今天是你碰巧啦，要不，你想奉送，还巴結不上哪！

胡 彦 嘿！今日奉送，明日奉送，若是只管奉送大爷，难道叫老汉一家喝风不成？

卢世寬 哈哈！你这个老混賬！买你这条爛魚，看你說了多少罗嗦話，滾！

〔盧世寬摔魚于地。家丁放开賽虎犬。大搶魚；胡彥急奪，被犬將手咬爛。

胡 彦 （抖手。痛）哎唷！……

卢世寬 （嘻笑）嘻嘻，咬死你这老不死的。

胡 彦 住口！你們放出惡犬將我双手咬爛，反在一旁取笑，真乃仗勢欺人！

众 人 啊？你敢罵大爷！——大爷，他罵您呢！

卢世寬 什么，他罵大爷。打！

众 人 大爷賞个数儿。

卢世寬 四十皮鞭。

众 人 打！打！

〔众打胡彦。

胡 彦 哎呀！（唱西皮散板）

双手已被犬咬爛，
怎能禁受四十鞭！
拚着老命忙逃窜——

〔众打胡彦，胡彦掙命。

田玉川 （内）呔！休得仗势欺人，俺来也！

〔田玉川急上，护住胡彦。

田玉川 （接唱）

仗势欺人为哪般！

呔！你等倚仗势力强买民魚，縱犬伤人，皮鞭拷打，真真岂有此理！

家 郎 甚么？强买民魚？你簡直是胡說八道！

田玉川 俺在那廂，看得明白，尔等还敢强辯不成！

卢世寬 嘴，大爷打他，与你甚么相干？

田玉川 你少爷心中有些不服！

卢世寬 哟，世上怎么还有个少爷！

家 郎 倒得問个明白。

卢世寬 对，要問問。——口称少爷，你乃何人？

田玉川 本县太爷之子田玉川。

卢世寬 哈哈哈！……哎哟，哎哟，敢情是江夏县的儿子。——告訴你說：我是堂堂湖广总督的公子卢世寬卢大爷。你爸爸不过是个小小的七品县令。难道

你这个知县的儿子，还敢管你家大爷的閑事嗎！趁早給我滾开！

田玉川 住口！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論甚麼官大官小！似你这样仗勢欺人，田玉川路見不平，俺就要管！

卢世寬 （站起）量不就！

田玉川 量得就！（手臂一揮，盧世寬几乎摔倒。）

卢世寬 哈哈！（唱西皮散板）

罵声大胆田玉川，
你竟敢打我卢世寬！
吩咐家郎放虎犬——

〔众放犬，犬撲田玉川，玉川將犬踏住。

田玉川 （接唱）

一脚踢它个面朝天。（踢犬。）

家 郎 （看犬）喲，它給踢死啦！

卢世寬 好恼！（唱西皮散板）

一拥而上将他打，
大爷今日閼龟山。

众 人 （围上）打！

〔家郎、众家丁撲上，被打逃下。盧世寬拟逃走，被田玉川揪住打倒。

田玉川 哟呀且住，不想一时失手打伤卢林之子，此事
岂能善罢甘休，俺不免逃走了吧！（望見胡彥）这
一老者，还不快走。

胡彦 漸身疼痛，難以站起。
田玉川 待俺攏你起來，（攏起胡彦）快快回家去吧！
胡彦 多謝田公子！哎唷！……（下。）
田玉川 正是：用手拔开生死路，翻身跳出是非場。

（下。）

〔四家丁、家郎張望着走上。

家郎 大爺，大爺！喲，就剩了一口氣啦，咱們快給
大爺背回去吧！

〔家丁背盧世寬下。

家郎 （兩邊喊）呔！大江兩岸的漁船听着：田玉川
打傷帥府公子，哪個敢渡他過江，與凶犯同罪！
——田玉川！看你往哪兒跑！（跑下。）

第二場

胡彦上。

胡彦（身顫、抖臂、摔倒）好賊！（唱西皮散板）

四十鞭打得我皮开肉綻，
放惡犬咬爛手痛彻心肝，
远望着鳳蓮兒船頭立站，（强行、摔倒、爬
不起、招手。）

鳳蓮！女兒！快些來呀！

胡鳳蓮（駕舟急上。見狀，惊。接唱）

老爹爹因何故倒臥在江邊！（急下船，攏胡
彦上船）爹爹醒來！

胡彦（唱西皮倒板）

昏迷間猛听得有人呼喚，

胡凤蓮 爹爹！

胡 彦 （痛）唷！（接唱西皮散板）

又只見鳳蓮兒站立面前。

胡凤蓮 爹爹你、你、你为何这般光景？

胡 彦 哎呀儿啊！为父去往龟山卖魚，不想遇着帅府公子卢世寬，是他倚仗势力强买奇魚，放出恶犬将为父的双手咬爛！又痛打为父四十皮鞭！为父正在掙命之际，后面来了本县太爷的公子田玉川……

胡凤蓮 那田玉川莫非前来帮凶不成！

胡 彦 唉！好一个仗义的公子，心怀不平，赶上前来解救，打散了强徒，为父才得活命回来。哎呀儿啊！为父此时气喘头昏心痛如絞，只恐性命休矣！

胡凤蓮 爹爹你要保重了！

胡 彦 （唱西皮散板）

眼望娇儿肝腸断，
生离死別頃刻間，
悔当初未与儿把夫婿选，
我死后抛下你好不可憐！
一霎时神昏迷头眩气喘——

胡凤蓮 爹爹！

胡 彦 （接唱）

我的儿莫忘了这血海深冤！（怒目圓瞪）

卢贼！唉！我死的好苦！（死。）

胡凤莲 爹爹！爹爹！（干唱西皮散板）

哭一声老爹爹死得可惨！爹爹呀！……

卢贼哪！贼！（接唱）

縱然是舍性命我也要伸冤！

喂呀爹爹呀！……（摇船下。）

第三場

〔田云山、田夫人上。

田云山 （念）为国为民勤政事，

田夫人 （念）相夫教子振家声。

田 明 （上）启禀老爷，今有总督大人，带領校尉来到县衙。

田云山 你可知为了何事？

田 明 小人不知。

田云山 夫人回避。——速速出迎。

〔田夫人下。

〔四校尉、中軍、盧林急上。

田云山 江夏县迎接帅爷。

卢 林 （怒視田云山）嗯！……（怒目威逼，田云山颤栗，入內。）

卢 林 好不气、气死人也！

田云山 不知帅爷駕到，未曾远迎，罪該万死。

卢 林 江夏县！我来問你：你有几个儿子？

田云山 只有一子。

卢 林 現作何事？

田云山 南学讀書。

卢 林 哼！好一个少年書生！喚來見我！

田云山 是。——田明，喚你少爷。

田 明 我家少爷，出門未归。

田云山 帅爷，卑職之子出門未归。

卢 林 唉！适才言道南學讀書，如今又道出門未归，

分明是匿子不献。——校尉的！两廂搜来！

〔校尉分下；又上。〕

四校尉 幷无踪影。

卢 林 起过了！——江夏县！快快献出你子还则罢了；如若不然，定拿你这狗官問罪！

田云山 帅爷，不知小儿身犯何罪，卑職斗胆問个明白。

卢 林 江夏县哪！狗官！你子田玉川在龟山将我儿打死，你縱子行凶，隱匿不献，該当何罪？

田云山 哎呀！（唱西皮小倒板）

听罢言来心惊战！

卢 林 嘘——

田云山 这！……（接唱快板）

奴才出門惹禍端，

走向前來把理辯，

尊聲帥爺請聽言：

玉川出門未回轉，

卑職我并不知他惹禍龜山。

卢林 住口！（唱散板）

休要巧言来遮辯，

打死我儿罪滔天。

你既藏子不肯献，

江夏县哪！狗官！

这場官司你承担！

来，綁了！

田云山 慢慢慢哪！——帅爷！縱然卑职之子，将公子打死，也要审問明白。如今不問情由，就将朝廷七品县令拿到帅府，哎呀！只怕使不得吧！

卢林 啊！听你之言，难道本帅还誣賴你不成！

田云山 帅爷暫息雷霆之怒，容卑职一言告稟。

卢林 講！

田云山 卑职身为七品县令，每日审理民情，岂不知这朝廷的王法？如今奴才未归，是否他打死公子，卑职一概不知。縱然是他，只怕其中也有情由。有道是：“人生三尺，天下難藏。”諒这奴才也不能飞上天去，卑职定要四处差人，将奴才捉拿归案，問明情由送过府去，交与帅爷按律治罪。縱然明正典刑，卑职决不庇护。如今凶手不見，真假难分，未經布按三司，就要鎖拿七品县令，国法要紧，还望帅爷三思！（唱快板）

帅爷不必怒冲冠，

自有国法惩凶顽。

人命出在江夏县，
卑职焉敢袖手观。
即刻派人捉凶犯，
还望帅爷暂容宽。

卢林 哼！限你两日捉拿凶手与我儿偿命，若是拿他不着，定要你狗官顶案。——中军听令！

中军 在。

卢林 命唐俭带领五百兵丁，去往龟山左右搜寻田玉川，不得有误！

中军 得令。（下。）

卢林 正是：（念）

可恨狗官理不端，縱子行凶在龟山，
他若逃走你抵案，哪怕你插翅飞上天！
校尉的，带马回府！

田云山 送帅爷！

卢林 哼！（下，众校尉同下。）

田云山 （一望）哎呀！（唱西皮散板）

恨奴才闯下了滔天大祸，
夫人快来！

田夫人 （上，接唱）这才是平地里起下风波！

老爷呀！方才我已听得明白，难道帅爷之子，当真是玉川儿打死不成么？

田云山 十有八九，奴才闯下祸了。

田夫人 想必那帅爷之子，做下非礼之事！

田云山 唉！事到如今，你还替他遮掩不成！

田夫人 老爷，此事又该怎样发落？

田云山 不拿奴才到案，难道教帅府校尉将他拿住不成？——田明！速差快皂二班去到龟山，捉拿你家少爷归案。快去，快去！

田 明 是。（下。）

田云山 唉！（念）

不幸生下不肖子，无故在外惹禍端，

田夫人 （念）只恐田門絕了后，想見娇儿，唉，难上
难！——

田云山 唉，这都是你养的好儿子！

〔同下。〕

第四場

〔四兵士、家郎、唐儉，“急急风”上。兩望門。追下。

田玉川 （急上，唱西皮散板）

耳听山后人声喊，

定是官兵来搜山！

急急忙忙往前趨——（“扫头”。身段下。）

〔四兵士、家郎、唐儉上，家郎指点着追下。

〔田玉川再上。

田玉川 （唱西皮散板）

慌不择路到江岸，（水声）

江水滔滔把路攔，（鼓声）

远远又見追兵趕——

哎呀且住！前有大江，后有追兵，叫我往哪里逃走。

胡凤蓮（內唱）

老爹爹呀！……（搖船上，接唱）

將船擺岸去伸冤。

田玉川（發現胡鳳蓮漁船，急招手）那一大姐，快快駕舟來呀！

胡鳳蓮（接唱）

又只見一少年將我來喚！

田玉川 大姐，快快將船搖來，渡我過江！

胡鳳蓮 唉！公子，你怎不仔細觀看呀！（接唱流水）

血淋淋尸首停在船前，

公子前途自方便，

我這里不是渡人船。

田玉川（望）啊！船內尸首，好似那賣魚老丈模樣，
——啊大姐，船上尸首他是何人？

胡鳳蓮 乃是我父。

田玉川 可是被盧總督之子打死的么？

胡鳳蓮 正是。公子何以知曉？

田玉川 學生田玉川……

胡鳳蓮（一震）哦！

〔內追喊聲。〕

田玉川 哎呀大姐呀！后面追兵捉拿于我，大姐快快渡

我过江！

胡凤莲 恩公到了，待我搭了扶手。（由玉川上船。）

田玉川 大姐呀！官兵后面追赶，叫我哪里藏身？

胡凤莲 这……有了。你就藏在船内，将我父尸首盖在上面，等他们过去，再作道理。

田玉川 就依大姐。

胡凤莲 如此快快藏来！（唱西皮摇板）

驾舟忙离龟山岸——

〔撑船下（进边幕）。唐俭、家郎率四兵士上。〕

唐 俭 （望）呔！那一女子驾舟转来！转来呀！

胡凤莲 （上，唱快板）

岸上人声喊连天，
霎时官兵俱布满，
看来一定要搜船，
我这里放开濶天胆，
巧言冷语把他瞒。

唐 俭 那一女子听了！江夏县之子打死帅府公子，我等奉令捉拿凶犯，你这船中可有凶犯在内，从实讲来，免得官兵搜查。

胡凤莲 将爷既来捉拿凶犯，正该与民女伸冤！

唐 俭 你有何冤枉？

胡凤莲 将爷你来看——（唱快板）

将爷请来睁眼看，
血淋淋的尸首在船前。